

● 李霞辉 / 著

中药聊斋

ZHONGYAO LIAOZHAI

中国文联出版社



平
药
聊
斋

平药聊斋

平药聊斋

平药聊斋

I241.7
292

● 李霞辉 著

中药聊斋

ZHONGYAO LIAOZHAI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药聊斋/李霞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59-5468-7

I. 中…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032 号

书 名	中药聊斋
作 者	李霞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9.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468-7
定 价	3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一部风格独特的好书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五千年来，中医中药为中华民族的保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中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医中药的书，丰富多彩、层出不穷，但多为医药专著。唯独这部《中药聊斋》风格独特，作者以《聊斋志异》的特点写作，通过一个个离奇的故事，既体现了中药的神奇效用，又赋予了文学的特色。读之妙趣横生，让人更加感受到中药的神奇妙用。所以，此书确实是一部饭后茶余的好书。

作者李霞辉先生，生于中医世家，受其熏陶，自幼熟知中医中药，后深研十载而写出此书，实属难能可贵，特为之作序，以荐读者。

杨 力

2006年7月20日于北京西苑

小 序

两年半前，我就拜读过霞辉的《中药聊斋》初稿，许多故事情节耐人寻味，实达赏文而知国药之目的。霞辉面壁十年，匠心独运，终成此著，我曾作《秋枫》以赞之，其中有云：“十载心脂着笔端，埋头不倦果凝成。搜寻《本草》片言事，撰就《聊斋》国药魂……”

作为“国粹”中药，品类繁多，遍及“各地”，风土人情，无所不涉。其文化内涵更包罗万象。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医药之宝库也。是我国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结晶。

挚友霞辉出身于中药世家，据云他已是老字号“乐寿堂”第八代传人。继祖业从事药剂多年，对许多药物的特性功用烂熟于心。他好学钻研，博览群书，思维开阔，想象极其丰富。故他撰写此书，则驾轻就熟了。

通过故事来阐明药之功用，提醒世人切不可忘却中药这一“国粹”是撰该书的目的。然细加咀嚼，不难发现作者尚怀感悟世事、针砭时弊、医人之病之心。

霞辉很谦虚，常和我切磋其文，然我对医药是外行，也只能就文斟词酌句而已。

书名为《中药聊斋》，寓意明显，仿蒲柳泉手法也，把中药功用与花妖鬼神故事之情节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个短篇。这些精彩的故事，具有可读性，且能从中受益，可谓“一叶知秋”之作也。

凌世儒

2003年8月30日

前 言

中药乃我国之国粹，历史悠久。用中药治病，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每味药物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或神奇的传说。今患者得中药治病，但多不知探索者之艰辛。笔者撰此《中药聊斋》，意在溯源喻后。

本著各篇所述，是史实但非全是史实，然虚构想象者多有所本；本者，多以《本草纲目》每味药物“集解”中的鳞爪片言，结合有关资料编撰而成。在行文中有依他著编写者，有释他著纳入者，因系故事而非论说，故未注明。一般是，一篇专叙一味。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之奇书、名著，蒲老先生书鬼狐传奇以寄其情。后继有王韬先生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以及《后聊斋志》和宣瘦梅先生所著《夜雨秋灯录》等，立意多为扬善抑恶、知恩图报等，故事情节离奇新颖，妙趣横生，而本书写法受其启发，但所用笔墨多为国药铺垫，是故事亦是致病之因，是情节亦是治病之由。所用“聊斋”二字，不过骥尾而已！

吾生于中药世家，儿时耳闻目濡，虽未精其术，却和中药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和忙于生计，使岁月蹉跎。至而立之年方得重操祖业，潜心中药。因感今人对国药有日渐淡薄、重西轻中之趋，故立志为弘国药而撰此书。然因功底较薄，每提笔如握千斤，又恐因难而废，常以“苦鞭”自策，特书字于案头：面壁十载对国药，甘愿冷寂谱聊斋。今夙愿初偿。书中难免有疏失不当之处，尚祈同仁前辈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李霞辉

目 录

前言	(1)
荀子俊	(1)
绿天	(6)
白鹤仙	(13)
鸡痕	(17)
瑞犬	(19)
胡桐泪	(26)
尤钟变雁	(32)
合欢蠹忿	(37)
驴皮案	(43)
炉外烧饼	(52)
云母	(62)
钱缘	(65)
虎图	(72)
龙友	(79)
落花醒悟	(87)
玄宗怀旧	(94)
菡萏	(99)
种蜡者	(107)
志局鲧答	(112)
费长房	(119)
张敞画眉	(126)
诃黎勒 (梵语: 天主持来之意)	(131)
十二桃	(137)
鬼烛	(146)
杜蘅	(154)

山妖·····	(161)
酒案之谜·····	(167)
毒龙沟·····	(174)
宝扇·····	(182)
车厩·····	(187)
月季助夙愿·····	(193)
戴山史话·····	(202)
管山鬼影·····	(208)
秦陵疑案·····	(215)
杏林拾趣·····	(222)
麻疯女·····	(226)
两面针·····	(232)
守宫·····	(238)
樵具·····	(242)
通叟荣辱浮沉记·····	(248)
王勃·····	(252)
安石榴·····	(262)
鼠姑·····	(267)
柳后忧国·····	(274)
破镜重圆·····	(279)
“诚斋”忆昔·····	(285)
西施乳·····	(292)
春雨·····	(300)
书毒·····	(306)
上党奇案·····	(312)
鬼情·····	(320)
珠儿·····	(326)
祸起萧墙·····	(335)
盼潮儿·····	(343)
古镜·····	(352)
情夫化鸟·····	(360)
刘寄奴·····	(365)

鸡舌香	(368)
翟鸡案	(376)
洗鸟御史	(384)
檀香扇	(391)
葛熟嫔	(398)
麻将本草	(404)
铁脚威灵仙	(405)
木左木右	(412)
狗叫侍郎	(417)
迎春	(423)
郎君子	(429)
虞美人	(434)
三用葱方雪沉冤	(437)
余容	(446)
官癖	(453)
韩娥	(462)
杀父收孤	(468)
宣华夫人	(475)
脾寒鬼	(481)
状元墩	(488)
蛊毒	(492)
华佗巧得“曼陀罗”	(499)
李后主探花得奇方	(503)
齐女	(507)
鸟口寻宝	(512)
香球恨	(520)
石钟乳	(527)
铁甲将军	(530)
“太守”欧阳修	(533)
谷布衣	(540)
相思子	(545)
四皓佐储	(553)

张锐用药说秋香.....	(560)
神墨.....	(564)
狐报.....	(572)
银杏怀春.....	(575)
“妒妇”十用	(581)
谋权惊疾.....	(586)
游医骗术.....	(592)
嫁金蚕.....	(596)
杜鹃花.....	(602)
孙公说药解案谜.....	(610)
邱媒婆巧撮病鸳鸯王玉升惊厥遇花仙.....	(616)
后记.....	(622)

荀 子 俊

东阳乃秦置县城，现位于江苏中部，临近安徽天长县北侧，古为吴越至齐鲁之通衢，设有驿站。西北有大小云山环绕，滚滚三河沿北麓东流，依山傍水风景绮丽。

说起大小云山倒也有段来历，传说此地原是平川，并无山林，为秦始皇扩大疆土，赶山寨海所致。此二山山势不高，邻近又无山脉可连，比起五岳似是泥丘两点。然“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是塞海之山，故山上有许多神奇的景点，如仙人洞、饮马池、瓢儿井等。其饮马池、瓢儿井，容积渺如盆瓮，但一年四季泉水流之不断，舀之不完。传说与东海通连，常有海妖出没，变化人形，时出迷人吸人真元而成正果，故留下许多传奇的故事。

且说城内有一陈生，名香缘，字震宇，据说是秦末县令陈姓的后裔，家财万贯，良田千顷，年方二十八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其妻陆氏千娇百媚，夫妻恩爱如胶似漆，每日晨起陈生为妻画眉，夜来陆氏挑灯伴读，谈诗作赋，夫唱妇和，真是其乐无穷。惟香缘生性古怪，虽满腹经纶，却不愿做官。只喜舞文弄墨，游山玩水。好栖息于古墓老林之中，看云天变幻，听莺歌燕啼，享世外之幽静。

阳春三月，天气晴和。一日，香缘信步闲游，出城廓登云山。看，山峦起伏，苍松翠柏，荆棘杂草，齐腰没膝；山花点点，清风习习，碧波荡漾，竞相争艳，目击心赏，顿觉心旷神怡。一路上瓢儿井、仙人洞，饮马池，观赏不尽。信步漫游，不觉已至白云庵前。只见墙罅藤缠，瓦脱露垣，惟门楼犹立，砖雕重檐，圆门玄扉。门楣处用水磨砖砌成一长方形匾额，上刻“白云庵”三个大字。门旁有副对联，上联是“茶烹涧水源头远”，下联是“庵对云山色相空”。陈香缘面对此联默默推敲，暗暗叫妙，惟对“色相空”不以为然，微笑自语而叹道：“‘色相’何以能空，‘色相’若空，此庵则后继无人矣。”言罢，便双手推开虚掩的庵门，只见尘土纷落似久无人进出。院内小草丛生，枯叶遍地。惟一株大银杏树枝叶茂盛，

挺拔扶疏，干有匾粗，绿阴如伞，形若华盖。大殿门窗残缺，蛛丝牵扯，砖驳瓦断，衰败不堪，泥塑雕像，金衣脱落，面目全非，神龛歪斜，供案倒塌。只见几个小尼尸体端坐于蒲团之上。形体虽消瘦干枯，却姿态袅娜，风韵犹存。但不知年纪轻轻何以坐而圆寂，不觉为其惋惜。时近晌午，香缘有点疲乏，环视四处无洁净之地，惟大银杏树下尚清雅宜人，略可坐倚小憩，即在枯叶之上席地而坐。忽闻树干内似有海涛之声，时远时近，催人欲寐，顿生倦意，闭目养神，俄顷鼾然入睡。恍惚间有人呼其名，睁眼视之，见一体形肥胖、身穿灰色道袍童子，拽他就走。不数步至一门楼，造形古怪，似圆非圆，四周雕龙刻凤，古朴雅致，并有阵阵清香溢出，进之顿觉神清气爽，步履轻盈。眼前亭台楼阁，金碧辉煌，云雾氤氲，似入瑶台仙境。行至大殿前，只见殿中端坐一位老者，身穿黄色道袍，手持禅杖，虽形态丑陋却生得鹤发童颜，颇有仙风道骨之气概。殿下环立许多小童，穿着灰、白、淡黄道袍，分立两旁，体形皆肥胖，面孔均尖嘴猴腮，无一端庄中看者。惟老者身边玉立几个年轻少女，品貌端庄，体态苗条，楚楚动人。观其貌好生面熟，似在何处见过。香缘追寻记忆，终于想了起来，正是庵内圆寂的几个小尼。小尼何故在此？正欲施礼动问。那老者怒而厉声斥道：“汝怎敢在吾门前阻吾出行。”陈生欲辩，老者不容，竟将手一挥，命两童子将他押入内室，反锁其门。生不得出，即捶打房门大声疾呼：“尔等何人，竟如此无理，强扣于我，难道不知王法乎？”暴叫声在室内回荡，再也无人理会。香缘只有垂头丧气在床边坐下，环顾室内陈设，桌椅条台，帷帐被褥，样样俱全。心内暗自揣摩、此是何处？老者又是何人？观室内陈设与大殿上所见情景，并非山野强人，亦非歹徒，好似修道之辈。佛门净土，又何以僧尼不分？难道是恶僧淫尼之所？想到这里香缘越发生疑，遂蹑足至门前屏息窥探。只见殿前此时景象大变：灯烛辉煌，烟雾缭绕，五彩缤纷，浓香飘溢。那老者身穿绣花锦袍，头戴道冠，手提拂尘，双目紧闭，端坐于殿堂之上。其他男女童子，也披红扎绿侍立两旁。惟殿下有三个道童，穿着格外华丽，以帛束发，全身焕然一新，盘膝端坐于蒲团之上，双手合掌，随着众人念念有词背诵经文。诵别，一年长童子高声唱道：“行冠礼。”随即由一小童手捧托盘行至三童子前，托盘内有三顶文巾小帽与剪刀等物。那老者离开座椅，徐徐走至殿中踟步作法，先向天地神灵各拜三拜，继而拿起剪刀在每个小童头上轻轻一掠，发髻脱落，又分别为他等戴上文巾。三道童方才睁开双目，同

给老者行了三个大礼。其时两边鼓乐齐鸣，喧闹异常，乐止，那年长道童又高声唱道：“礼毕，祖宗训教。”只见那老者未曾开口先哈哈大笑一阵，方才训示道：“荀子俊，你兄弟三人听着，今天是你等冠礼之期，也是你等大喜之日。你等已是吾荀氏宗族成人男丁，非比儿时可任性。今后应谨慎自重，不可疏忽，世人视汝等阳物如奇宝，得之可暖肾壮阳，益精补髓，对肾气亏损真元疲惫无药可治者，有起死回生作用，尔等不可轻易失之；你等虽已有百年道行，尚不能通变人形。肾水为一天之源，人之元神在焉，欲变人形，尚须盗人之真元。今擒来陈生正是摄取之对象，尔等切记。”那老者讲到这里似有所虑，又道：“子俊，你生性孤僻、文静，虽是堂堂七尺男儿，却有温柔闺秀之气，今夜你去，不可错过。”言毕，命小童各自回房修炼。转瞬殿内一片漆黑，烟火全无。陈生听四处亦无动静，惟室外海涛阵阵似风大浪急。守至午夜不觉有点困意，为防那老者所言摄取之意，即和衣而寐。朦胧中似觉有人近其身行云雨之欢，其快异常，猛然惊醒，遂道：“你是何人？”答道：“吾乃卫碧姑娘。”复道：“何以至此，不怕被人闲语欤？”答道：“吾祖父见相公为人忠厚命吾侍之。”生道：“既如此应言明，为何偷袭之？”答道：“祖父怕你不允故而出此下策。”生怒道：“我乃有室之夫何能由尔胡来。”说罢欲起床，但身不能动，仍拒之。女婉慰之道：“相公勿再固执，此时奴已失身于你，你亦失精与我，即取九江之水也难洗尽尔的清白，亦何苦如此呢？”生默然。朦胧中只觉此女身温体柔，情意绵绵，全把窃听之语忘得一干二净。正是：

颠鸾倒凤醉销魂，
雨过天晴帷幔垂。
落水芳芙已东去，
南柯梦醒势难回。

恋战犹酣，兴尽方歇，只觉身困神萎，真元衰惫。室内清香全无，臊气熏人，胸泛欲吐，方知上当。遂用手摸其女，却是全身茸毛蜷缩一团，已鼾然入睡。当即狠抓其命脉，捏其合谷。据说此是捉鬼怪之诀窍，行果灵验，只闻其女哀嚎求饶。生怒道：“汝是何方妖孽，焉敢戏吾耶！如不实说定送汝死。”女泣道：“相公息怒，吾非人也，此乃东海水底千年海狗之洞穴，吾乃百年之海狗精，欲变人形，非得人之精气不可，得其美者变

其美也，得其丑者变其丑也。吾并非卫碧姑娘，原是公海狗，名为荀子俊是也。吾本不愿为，只奈祖父家规甚严，凡弱冠之年，定欲为之。公不见吾祖父身边之女否，乃是吾姐，她等盗得白云庵小尼之真元，故变成小尼之容貌。吾盗公之真元，亦得公之仪表。望公饶命。”言罢，跪而求饶。陈香缘见小妖言语坦诚哀惋，暗想妖变人亦实不易，顿起同情之心，稍作愠怒说道：“既如此吾不怪汝，但汝到明晨可引我出去。”小妖颤道：“相公不可，吾祖父本命我弟兄三人轮流盗之，直至你死方止。”生闻大怒，意欲寻老妖拼之，小妖道：“相公息怒，他老有千年之道行，凶残异常，你一书生，焉是他的对手。”生道：“难道吾在此等死不成？”荀子俊道：“公且放手，吾定助你出穴。”生恐有诈，不允。荀子俊又道：“相公放心，以上所作，非我本意，实不相瞒我久想离此洞穴，找一幽静去处，养心炼性，修成正果。因家规甚严，实无计可施。吾今已同相公一体，愿舍其命同出此洞，望公勿弃。”生允之。荀子俊复道：“明晨，公大模大样按原路出去，途中若有人相阻查问，你即厉声斥之：“你等何眼，我乃荀子俊何不识耶？惟有这样则可通行。”生听其言即放手。荀子俊复又跪在香缘面前说道：“望公救我则个。”生说道：“你还要则甚？”答道：“望公把我揣于怀内带至家中。”生惊问道：“还想戏我不成？”荀子俊道：“非也！我见相公平易近人，广才博学，深为敬之，欲随之得其教诲好成正道。”生寻思片刻，又视荀子俊幼稚纯真，似十年前自己之身影，便慨然应允。

次晨，香缘携荀子俊于怀中按原路而行。行至洞口忽闻身后有追赶声，急步行之，慌乱失足于地，大呼救命。醒来原是一梦，仍斜卧于银杏树下。自觉此梦好奇，梦中之事历历在目，乃翻身拨开枯叶，果见身旁有一树洞，俯身视之深莫能测，里面传来阵阵涛声，如身临大海之滨。又觉胸前有物蠕动，用手一摸，果是一小海狗。即举步回家至后院，将小海狗掏出。那海狗落地，连打数滚，竟变成一个翩翩少年，俊秀异常，如玉树临风，与自己当年无异，心甚爱之，欲在后园腾出一僻静书斋供其居住。荀子俊先拜谢香缘相救之恩，继之说道：“无须恩公烦心，我生性孤僻喜静，此假山洞穴栖息即可。公若呼我只须在洞口击石三声我便出迎。”言毕，潜入。

陈香缘自回归后即染病不起，体形消瘦、脐腹隐痛，肢体酸疼、腰背拘急、脚膝缓弱、面皮黧黑、阳事不举。陆氏焦急异常，到处求医诊治，服药无效，皆言此乃房事过甚，真元衰惫，非药物所能治也。陆氏心想：

“我相公年未而立，精气正旺，虽喜姿色，从不纵欲，何以得此绝症？”不觉暗暗啜泣，夜不能寐，遂去后花园假山石畔点烛焚香对天祈祷：望苍天保佑相公早日康复。陆氏跪在香案前闭目虔诚。忽一阵寒风吹落香烛，只见假山洞内雾气腾腾，池中之水翻滚浪击。在雾气中现出一人，头戴文生巾，身穿淡黄绣花长衫，腰束鹅黄二六丝绦，手持白纸春摇，仪表堂堂，笑容满面飘然而至。陆氏心中一愣，疑是野男夜闯私宅，正欲呼喊，凝神一看原是相公香缘，忙笑迎说道：“相公身体不适，不在房中静养，几时来至花园，差些吓煞我也。”言罢欲近身亲昵。来人忙闪身避之道：“嫂嫂错矣，吾乃小弟荀子俊是也，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躬身施礼，陆氏笑道：“相公休要戏我，你我夫妻多年，从来未听说你有兄弟。”荀子俊道：“嫂嫂你仔细观看，大哥有我年轻吗？”陆氏细察见他年约二十，举止端庄，虽酷似香缘，然绝非香缘。遂道：“你是何方少年，竟敢私入花园呼吾大嫂。”荀子俊道：“嫂嫂有所不知……”即将香缘如何游云山，如何被其祖父擒去，如此这般说了一遍，陆氏方才明白，询道：“你何以不住园内书斋而在此假山洞内？”答道：“吾习性于洞穴之中，清静无为修身养性，谋求正果。近月余何以不见兄长？”陆氏叹道：“小弟有所不知，你哥自游云山归来身染沉痾，诸医无效，故我来园中焚香求上苍保佑。”荀子俊听罢心中已明白几分，遂喃喃自语道：“乃我之媒孽也。”陆氏不明语意。问道：“兄弟何出媒孽二字。”答道：“嫂嫂无须多问，你先回房用参茸煎汤调治吾兄，明晨你来洞前取药。吾兄服了此药，病自好转。”言罢热泪盈眶自回洞去。

陆氏将信将疑，回到房中，见香缘仍昏迷未醒，面色淡黄而黑，双目微睁，张口而睡。经服参茸调治，至午夜微有转色，仍神倦懒语。陆氏见状，心如刀割，暗暗啜泣，寻思荀子俊之言，也不知是真是假。

次日，天还未亮陆氏急来园中，果见假山洞旁有一托盘，盘中有血淋之物，形似鼓锤，约三寸许，两侧有球形物筋索相连。陆氏不知何物，又见盘内附一纸条写道：“此乃稀世之物，不可多得，应用银器以酒煎服。”陆氏回房按纸上留言如法炮制给香缘服下。约隔两个时辰，只见香缘面色转红，目合，口闭，绵绵而睡。至午夜忽翻身醒来，伸了个懒腰，说道：“这一觉睡得好生痛快。”陆氏见状，不胜惊喜，随扣念道：“阿弥陀佛，我相公好了。”香缘闻言，忙问娘子：“你说什么？”陆氏道：“你自游云山归来，即染病不起，神息昏睡。妾到处求医，都说你真元亏损，无药可

治，今多亏后花园中你那个荀子俊贤弟赐药相救，方得好转。”香缘问赐何药。陆氏即把壶中药物呈上，香缘一见，不觉大惊道：“此乃贤弟之阳物‘海狗肾’也。”陆氏愕然。香缘叹道：“吾弟为救我忍痛割爱，断送青春，实吾之罪过。”遂起身下床，奔至后花园假山石畔，用手击石不见动静，又击三下。忽从洞内传出痛楚呻吟之声，说道：“兄嫂来意，弟心已明，无须拜谢。吾已现原形，不能出迎，兄长之病是我所害。吾已得人之真元，今忍痛割爱是我所愿。凡我等欲成正果，均应净心寡欲，无须此物。兄体康复，吾心亦安，此债亦还，兄嫂且回，等吾养息三载，复还人形，再来拜见。”香缘夫妇听罢面面相觑，致谢而归。

三日后，香缘精神大振，胜似当年，此乃“海狗肾”之作用也！

绿 天

骄阳似火，广东通往京都的驿道上骏马奔驰。驿夫汗如雨注，源源不断为贵妃娘娘传送新鲜荔枝。沿途中暑病倒者不计其数，因误期到站而被杖责者不下百人，长沙驿馆之内已压下数十筐鲜荔枝传送不出。倘有失误，小则丢官失禄，大则砍掉脑袋。驿丞巴吉虽为中暑驿夫请医用药，然收效甚微，故而坐卧不安，焦急万分。其妻汤氏在旁说道：“不若还是去求小妹给解暑饮汁，暂度燃眉之急。”巴吉道：“去岁因将此饮赠送府尹纳凉享用，误了几个驿夫性命，拂自修妹夫普济之意，同我反目，骂我是势利小人，至今都未上门，如何还能去得？”汤氏道：“话虽如此，你和蕉姑毕竟是自家兄妹，只要向她说明，她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巴吉道：“吾素知小妹、自修，皆蔑视权贵，疾恶如仇，诚恐去求也是枉然。”说罢，竟呆呆地坐在堂前发愣。

长沙驿馆是广东通往京都洛阳必经馆站，驿丞巴吉继承父禄掌管这驿丞之职，为人庸碌贪婪，喜欢逢迎，与其妹蕉姑性格迥然不同。蕉姑年方二十，生得端庄秀丽，聪明能干，虽是女流却偏偏爱舞文弄墨，善写会画，从不喜闺中针工刺绣。她父在世时曾说她应是男儿，和巴吉投错了性别，对她怜爱非常。父母死后，她对哥哥附炎趋势献媚于上的作法非常不